

第三章 曾心小说、散文中老人形象的艺术特色

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是艺术世界最活跃的精灵，他们是作家倾心孕育的生命，也是主要的审美对象。曾心先生在描写老年人的作品中则非常注重真情实感。他以大夫的身份，将看病时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都如实记录下来，并且满怀人道主义的情怀，密切关注泰国老年人社会生活，对老年人的境遇、心态乃至通病都系于心中。全球面临步入老年社会的现实，而老年群体是泰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心在给老年病人把脉之时，也为人类社会诊了脉。他通过给老人治病的引子，想起社会疗球者的关注。比如《生日》、《寂寞病》、《钥匙》《寂寞病》、《品敬谈天》、《老两口》等系列作品，多方面、多视角地反映老年社会的种种痼疾。其中《品敬谈天》和《寂寞病》两篇作品分别描写了老伍和李太太两位老年丧偶者的现代老年寂寞病，如同两篇纪实作品，毫无虚构的迹象，真实而又感人。这类当今社会的“通病”，会使人产生共鸣，对两位老人的孤独、寂寞深感同情。同时也让人警省，是否应该有社会机构来关注此事，而不应由医生用“聊天”来解决问题呢？

《生日》、《老两口》是直斥不孝子孙伦理道德缺失的两篇作品，作者把老无所养，病倒也无人知晓的悲惨场面展现于读者面前，两篇作品人物不同，情节各异，但与前面的《老泪》、《钥匙》都有着共同思想倾向，共同真实性的艺术魅力。

第一节 巧妙的故事情节设定

为了达到引人共鸣发省的效果，曾心作品的大多数故事都贴近现实，语言朴实直白，虽然缺乏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但细细品来，却又是选材独特，意味深长，并善于运用巧妙的故事情节设定达到意蕴丰饶的艺术效果。

在很多作品的故事情节设定中，为了吊足读者的胃口，曾心喜欢在故事开头埋下一个“包袱”，并将故事转折点放在最后，从而使读者产生心理上的巨大反差，达到急转直下、破涕为笑的效果。巧设悬念这一技巧在曾心的作品可谓信手拈来，对于巧合和悬念的运用使得故事的戏剧性加强，扩大了审美性，也紧紧地抓住了读者的心。如在作品《蓝眼睛》中，父母一直担心在英国哈佛读书的儿子

带个外国儿媳回家，而当父母亲眼看到儿媳“虽很漂亮，但眼睛却是蓝的”的时候，一直恪守传统的老母亲彻底失望了。就当读者们同情这对父母并为之惋惜时，却发现，这位“红毛儿媳”不仅会讲汉语、会唱“龙的传人”，而且还是个研究中国历史的博士生，更为可贵的是，她还“有一颗执著的中国心”。这种意外的结局不仅给了故事一个完美和谐的结局，也让读者们感受到了起起伏伏的情感交错。在小说《三楞》中，曾心采用了悬念和反差对比法，让读者感受到了人物双重身份和性格认知巨大反差的艺术效果。文中在描述张亚牛的外表时，使用了很多负面的字眼，如“干瘪”、“独眼龙”、“深陷的眼窝”、“呆滞的眼神”等等。与一般人慷慨付费不同，他跟医生的讨价还价更是让读者们认定这是一个“数米而炊”的人。故事的谜底在一个为学校捐款的场合揭开了，这个看似貌不惊人、衣着褴褛的病人，竟然为教育事业捐了整整一大摞钞票。这篇不到一千字的微型小说通过紧凑故事情节，将张亚牛前后判若两人的行为举止，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树立了一个老而有为、开明豁达的老人形象。在另一篇小说《钥匙》中，曾心用李伯的几次哭声向读者表明了他一定有什么伤心事，但是李伯到底有什么心事，却一直引而不发，引起读者的无限遐想。直到小说的最后，才揭开了李伯所担忧的钥匙问题，这一悬疑的解开强化了读者对李伯这一伤心孤独老人的认知。

采用渐进式的故事叙述手法，通过层层铺垫和矛盾的升级，通过量的递增而展现质的变化，是曾心小说的又一大艺术特色。在小说《生日》中，李佳坤老人有三个出色能干的儿子，儿孙满堂应该算是人生一大幸事，然而在老人生日之时，竟然不得不自己为自己买蛋糕。故事的描述中，老人先后接到了三个儿子的电话，却没有一个儿子记得他的生日。随着一个电话接着一个电话，故事的矛盾也在一步步升级。当三个儿子一个一个地伸手向老人要钱时，这种矛盾被激化到了极点，最后的导火索终于引燃了老人心中的怒火，通过一句“别叫我爸爸了，你们去叫银行做爸爸好了”的怒话发泄了出来。作品中并没有开场就直接激化矛盾，而是通过子女的一句句话、一次次伸手的渐进式蓄力，给予读者比平白直述更为强烈的心理震撼。在小说《老泪》中，最初老店主陈五乃是一店之主，掌管财务大权，对于家中钱财可以随意支配。他把家业传给儿子和儿媳初期，依然可以较为自由地到钱柜拿钱去买酒喝。然而一天晚上儿子和儿媳的争吵，为此后矛盾的爆发埋下了伏笔。最后，当他再想拿钱时，儿子和儿媳开始干预，父与子之间的关系也在渐进中恶化并最终破裂。数年后，陈五甚至被儿子和儿媳送进了曼谷郊区

外的一家养老院，孤老终生。整个故事描述中，曾心并没有直接描写人物心理的较大的变化，而是采用了层层递进的铺垫，从而使作品更具有说服力，达到了合情合理的艺术效果。

使用大量的场景铺垫，引出鲜明的人物形象是曾心作品的第三大特色。曾心的小说和散文都有开始，发展，高潮，结局，这样一个完整的故事结构。而且往往情节紧凑，戏剧性很强，起承转合的故事设定能够引人入胜。在情节设定中，曾心喜欢将“情”融入到文学作品中，从而达到形式和内容的高度统一。他还擅长于使用场景铺垫，运用大量的场景描写为故事的转承做准备，从而达到环境描写、人物刻画、故事叙述、艺术结构的完美统一。很多时候，他并不仅仅为了描述景物或场景，而是以景喻人，前后呼应。在散文《大自然的儿子》中，虽然作者的核心思想是要描述老“亲家翁”积极向上、乐观平和的情趣老人形象，但在文章的初段，他却使用了大量的景物和“我”的心理描写进行了铺垫，占到了整个作品一半的篇幅。从“船”、“风”到“水浮莲”、“椰子树”和“高脚木屋”，再到后面的“村狗”、“狗弟”和“小鸟”，在描述这些景物的言语间透露着爽心和自由，刚好和后面老人的人物形象刻画想呼应。在《登武当山极顶》中，曾心同样使用了这一技巧，通过登山过程中一群老人诙谐幽默的对话，来呼应“我”在登上极顶后心情爽朗的感觉。

以物喻人，“物”“人”融通是曾心作品故事情节设定的第四个特点。在写作中如能巧妙以物喻人，借事说理，托物喻意，定能使文章文采飞扬，含意隽永。在曾心的很多作品中，人与物交映生辉，意义深刻，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如在《百鹤图》中，为了描绘郎静山老人高寿、富有的形象，文中使用了大量的修辞手法，一段描述老人的外形这样写道：“郎老站在中间，挺直腰板，眼睛瞪得圆圆，脸孔清瘦，略带淡淡的笑容”，其外形和鹤是多么的相似！难怪会给人一种“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的感觉！在中国的道教中，鹤是长寿的象征，因此有仙鹤的说法，而很多中国成语中也用“鹤”来形容长寿、睿智，如“朱颜鹤发”、“云中仙鹤”、“云心鹤眼”、“松形鹤骨”等。作者精妙地将老人和鹤联系起来，以物喻人，设置精妙。文中描述老人的长寿时这样道：“耳厚而竖，耸而长皆寿相也。”而在得知老人去世后，也浮想：“郎老归天时，是不是依然穿着那件心爱的黑长衫，驾着似百鹤图中那只最矫健的‘仙鹤’，离开地球，慢悠悠向西天飞去呢？！”，前后呼应，达到了画龙点睛的效果。而在《礼品》中，曾心同样使

用古盘比喻了老叔公的人物形象，描述古盘上水仙花时作者这样写道：“其枝如铁，其花素洁如雪”，这和叔公老人的一生何曾的相似：历尽苦难，但依然出淤泥而不染，桀骜自洁。同样，在《一坛老菜脯》中，曾心也借用老菜脯比喻了朴实善良的冯大妈。大妈在送礼时说了这样的话：“这样的东西，不像礼物，太小气，很难看。”仔细琢磨，读者会发现，其实曾心是借由冯大妈的话道出了老人的形象：卑微、朴素、谦卑，又具有较高的社会价值，这从老菜脯最后治愈了“我”的肠胃问题中可以看出。在曾心的很多作品中，并非单纯地描述老人形象，而是借助使用“物品”来传达老人的性格、特质和形象，写人即是写物，写物即是写人，最后达到“人”、“物”的融合统一。

第二节 细腻的细节描写

因格斯在论述现实主义小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除了细节的真实性，还要写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可见细节对小说的重要性。同样，用现代作家的话说：在微型小说的创作中，人物塑造可谓重中之重，而人物塑造常常离不开细节的刻画。曾心的作品在细节描写方面独具其功，往往能凸现出人物的性格，从而达到人物描写乃至整个作品创作的成功。^[1]

散文也同样需要细节，如曾心先生的《捻耳记》。年近七旬的王大妈，因为她的善良与慈爱，对社会上五花八门、层出不穷的骗人伎俩总是防不胜防，以至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养成了“捻耳”的习惯，容易轻听别人的话。本文巧妙运用细节描写手法，将这位年近七旬的王大妈“捻耳”这一习惯表现的淋漓尽致，从而将王大妈这位老人的形象表现的“有血有肉”。文中对王大妈习惯的养成有这样一段描写：“每次太轻听人家的话，受骗上当，或差点落入骗套，就用大拇指与食指在自己的耳垂上轻轻捏一下，以示谨记，别再重犯！”这个“捻耳”的习惯“不知从哪年哪月起”即已养成，但仍屡屡受骗。三年来，本子上“共画了十二条杠杠，平均每年四次”记下了她被骗的次数。作者具体记述这三次捻耳的事，将“捻耳”这个细节连用了三次。

第一次，作者从小孩的视角看老人，词语应用非常生动，“莫名其妙”反衬

[1] 钦鸿.谈曾心的微型小说创作.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2010, (1): 40-42.

了“如梦初醒”，及大妈的惊醒、庆幸，一老一少的神态跃然纸上。第二次，骗子借由用佛祖欺骗老人，描写也非常生动：

第二天，大妈一早就吃斋，还特地到叻买了四粒柑，穿得整整洁洁，满脸欢喜地一直等到孙子放学回家，还不见他们的影子。大妈捻着自己的耳朵，喃喃的说：“真没想到，他们连佛祖都拿出来骗人！”然后，用干瘪的手招呼孙子说：“来来来！把盘里的柑拿去吃！”^[1]

因为大妈信佛，乐善好施，又爱护儿孙，虔诚祈福，以至一男一女的骗术得逞，这里的细节描写，不仅显示了大妈的慈与爱，也表达了大妈的爱与恨。第三次与前两次有所不同，大妈非常小心谨慎，机智的应对了骗子的骗术。但因为大妈善良的本性，晚上还等陈先生的电话到很晚，最后的结果让她既失望又庆幸。同一个细节的三次运用，不但没有显得冗长，反而让人感到真实、自然。

在散文《大自然的儿子》中，曾心对“我”初次见到老人时的描述非常细腻：

我顺着所指的方向远望，只见斜垅旁有一个像小人国里的人，头上戴着竹斗笠，遮去他的脸和上半身，下半身的一条腿踩在斜垅旁边，另一条腿浸在泥沟里，身旁停着小小的手推船，船上放着一个竹箩筐，时不时露出一只手，将一把把的杂草丢到箩筐里去。^[2]

短短的几句话，一个大自然的儿子形象跃然于纸上。“竹斗笠”，“斜垅”，“泥沟”，“手推船”，“杂草”，这些象征大自然的事物和老人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在回家的路上，还有这样一段描写：

在回家路上，表嫂的阿爸跳过一条几尺宽的水沟去，走到那垅头矮种的椰子旁，同他别再腰间的利刀，“刷”地剃下一串椰子，提着跳进水沟来。……

“让我来！”老人又抢着过去，把它驮在肩上，“蹬蹬”地走在前

[1] 曾心，《捻耳记》，载《大自然的儿子》，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年12月。

[2] 曾心，《大自然的儿子》，载《大自然的儿子》，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年12月。

头。……

表嫂张口还答不出话。老人却回头“呵呵”笑道：“山巴人，哪有吃补药！我不知道吃什么补药，有时只吃田头那边的土人参！”他放下肩上的椰子，又跳过水沟去，拔了几颗“土人参”给我看。……

他自己却解开腰间的水布，脱掉乌黑的农民式的上衣，捧了一口水含在嘴里，又用右手掌舀一勺水往胸脯拍打几下，一骨碌沿着那小木柱潜到水里去。^[1]

刻画老人的形象时，曾心运用了大量的动词描写细节，如“跳”、“放”、“驮”、“解”、“脱”、“捧”、“舀”、“拍打”、“潜”等等，向读者展现了一个身轻如燕、矫捷如豹的老人形象。

为表现老人动作的敏捷，文中还使用了一些象声词，如“刷”、“蹬蹬”，将老人“只看他的举止，俨然还像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出来。在文中，曾心连用了三个“跳”的细节，先是老人为了摘椰子跳过几尺宽的水沟；摘完后，又跳了回来；而后，为了让“我”了解“土人参”，又一次的跳过了那条几尺宽的水沟。三次使用同一个细节非但让人不觉得冗繁，反而渲染了人物形象。

从人物外表和行为的细节描写去刻画一个人物的性格，是曾心常用的写作手法之一。在散文《百鹤图》中，为刻画郎老幽默、风趣、睿智而又乐天的人物性格，曾心着大量笔墨描述了郎老的外形和行动：

偶然，在长廊的另一角，见到一群穿系转与国服的贵宾，“争”着与一位穿黑长衫的老人合影。……

郎老站在中间，挺直腰板，眼睛瞪得圆圆，脸孔清瘦，略带淡淡的微笑。……

我望着他的瘦矮的身影，觉得像他这样一个跨世纪的老人，不必戴眼镜，不必拄拐杖，还能轻快地行走，的确是个奇迹。……

他坐在前排第一号上，与季美林教授做在一起。在金碧辉煌的灯光下，我见到他的背后，露出座椅上的部分黑色长衫，闪着小小的白星点。

[1] 曾心，《大自然的儿子》，载《大自然的儿子》，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年12月。

他不知疲倦地从下午两点半至四点半，静静地坐着，静静地看着，静静地听着，似乎没有与旁人交头接耳过。……

闲聊间，我偶尔发现郎老的两个耳朵，又大又长，几乎比一般人要大出半个来。……

郎老马上用手弹整着那件闪着白星点的黑长衫，站起来，双手紧紧托着那个有花纹的精美黄盒子，两眼琮琤有神，银发丝丝颤动，胸脯一起一伏，完全沉浸在幸福的激情中。^[1]

文中短短的几句人物细节描写，看似随意几笔，却暗含着曾心对人物刻画的精心细雕。首先，曾心对郎老的外形描述中，三次提到了他穿着的黑色长衫，一次是郎老在文中初次亮相时与别人合照时的描写，一次是在他开学典礼坐在台下时的描写，还有一次是在他听完准备为泰皇赠送礼物时的描写，三次描写看似无关却又前后呼应，文体结构设定严丝合缝，将郎老与众不同的“古怪”表现得淋漓尽致，给郎老的亮相博得满堂彩。其次，曾心对郎老面容的描写也非常细致，从眼睛、脸孔、身材、腰板，到耳朵、银发和胸脯，无不涉笔进行了细致刻画，并将郎老的外表与鹤做对比来隐喻他乐观活泼、长寿睿智的人物特点，表面是肖像描写，实则是性格描写。

第三节 丰富的心理刻画

无论小说还是散文，都离不开丰富的心理刻画。丰富的心理刻画可以把一个简单的故事叙述得深动、有趣。柳易冰、赖廷阶曾这样评论曾心：“我从曾心的名片上得知他曾参与建筑行业，我未曾见过他设计的楼屋；但读了他的《三愣》，我们信他是位不错的大师。”用“设计师”来形容曾心对文学作品的创作真可谓恰到好处，而《三愣》正是曾心精心打造出来的佳作。

《三愣》故事本身非常简单，一位目不识丁的老人张亚牛，将一箱钞票捐赠给华文学校，以表达他对中华文化的热爱。而曾心却用了“三愣”将整个故事表现的趣味盎然。

[1] 曾心，《百鹤图》，载《大自然的儿子》，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年12月。

首先映入读者眼帘的“外面下着毛毛细雨，一个干瘦佝偻的病人，头上遮着一张旧报纸，步履蹒跚地推开一间医务室的弹簧门。”一个极其普通的，甚至有些穷酸的，连下雨都只是用旧报纸来挡雨的寻医者。让人深思怎样使李医师“三愣”呢？

“李医师不禁一愣：原来他是个‘独眼龙’，右边凹陷的眼窝，却不见那颗眼珠子。左边那呆滞的眼睛，只发出直勾勾无神的目光。”^[1]

一愣他是个“独眼龙”与之前的下雨天还带着那副黑眼镜，连李医师叫他摘下眼镜时他都视同没听见相呼应，表明这位老者可能有不堪回首的往事，将读者引入下文。

“李医师不禁又一愣！觉得他当了二三十年医生，从来是医生说多少，病人就给多少，甚至有的慷慨的病人还多给，而还没遇上讨价还价的病人。这还是头一遭呀！李医师心里嘀咕着。”^[1]

这一愣是因为仅一百珠的医药费他还讨价还价只给八十珠。“病人拿出一张一百珠，李医师还他二十珠，病人高兴地推开弹簧门走了。”似乎印证了开场时下雨也只是顶着一张旧报纸遮雨。李医师在他出门后再次仔细的打量，仍旧是头上遮着旧报纸、步履蹒跚，挤上了公交车，使得李医师禁不住站在门口自忖到：“也许他是个数米而炊的人。”这样来自我解释这一愣，也让李医师对张亚牛印象深刻，三天后还惦记他没按约再来。这时却突然来了个转折点，虽然他没来看病，但李医师却见到了他，但是在另外一个地方，一个特殊的场合。这就是第三愣：

“李医师和在座的人都愣住了。看着捐献台上叠叠的紫色钞票，李医师低头看着自己手上已写好的支票，脸上有点泛红，觉得太少了。于是他提起笔来，在数字后面再添上两个零字，又在字旁签了名。”^[1]

[1] 曾心，《三愣》，载《蓝眼睛》，曼谷：时代论坛出版社，2002。

这第三愣实在让人目瞪口呆，一个干瘦佝偻的病人，走路步履蹒跚，还是“独眼龙”；甚至连看病一百珠医药费都要讨价还价的穷酸老人张亚牛，知道华文小学要复办却卖掉自己的地皮捐献了一箱五百头的钞票。也因这第三愣，将李医师的前两愣一一作解，豁然开朗。作者运用对比的手法，以李医师为线索，通过对其丰富的心理刻画，层层深入，将一位外表平凡的老人——张亚牛，热爱中华文化的情操叙述的趣味盎然，真可谓“读来如剥几层笋壳，直至内芯，你才发觉他小说的妙处。”

在《李嫂》中，有一段话对李嫂的求知心理做出了生动的描写：

一天晚上，李嫂回到家里，孙子正好在书房大声朗读中文课文。李嫂笑眯眯地座在沙发椅静听。听着，听着，两道眉毛皱得似两条苦瓜：怎么，一句也听不懂？她轻轻地拍打着孙子肩膀用唐话问：“苹果怎么读？”“叫 pingguo”。“梨呢？”“叫 li”。“葡萄呢？”“叫……”孙子被问倒了，傻乎乎地摸着自己的平头。李嫂却十分满足，重复地用普通话念着那几个词，生怕被溜走似的。^[1]

文中并没有简单直白地去描述人物的内心活动，而是通过肖像描写和简练的语言对白对人物的心理进行了刻画。当听到孙子正在朗读中文课文时，一句“笑眯眯地座在沙发椅静听”，就将李嫂当时满足、欣慰的心情表现得一览无遗，表现了李嫂恪守传统、传承中华文化的人物特点。可当李嫂发现自己一句也听不懂时，一句“两条眉毛皱的似两条苦瓜”，又将其惊讶、失落、诧异的心理刻画得淋漓尽致。

在《一坛老菜脯》中，为了表现“我”的一场内心挣扎，曾心做了这样一段描述：

我张大嘴巴，一时怔住了。脑子突然冒起“去还是不去”的问号。去吗？路途那么远，乘冷巴也得四个多钟头。不去吗？内心似觉得有点“见死不救”的隐痛与负疚感。

踌躇间，无意地我往壁上的挂历一瞥：喔！明日是红的一一万佛

[1] 曾心，《李嫂》，载《蓝眼睛》，曼谷：时代论坛出版社，2002。

节。也许由于作为一个医生固有恻隐之心的驱使,或许由于明天是假日,我便在电话中答应了:“明天乘最早一班冷巴!”^[1]

虽然本文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宣扬第一人称“我”的高尚医德,进而抨击商品经济一切向前看的现实社会,但曾心并没有矫揉造作,夸大其实,树立一个假、大、空的医生形象,而是通过一系列的心理活动描写,刻画了“我”的一场思想斗争。文中连用了“去吗?”、“不去吗?”两个医生扪心自问的问题,表现了其艰难的内心挣扎过程。比起夸张、做作而又生硬直白的歌颂,这样的描述才是真的做到有血有肉,合情合理,让人信服。



[1] 曾心, 一坛老菜脯, 曼谷: 泰华文学出版社, 2000.

结 论

文学创造要快速发展，就需要创造极具人性、且具有鲜明特色的人性形象，进而去表现一种艺术特色，反映一种社会现实问题，或给人以启示，或给人以共鸣。曾心的文学作品就致力于将笔墨探入人物的灵魂深处，竭力去揭示人之善恶本性，彻底地抨击人的罪恶本源和不良社会风气，同时也表现出人性的真、善、美。在曾心的笔下，树立了形形色色的老人形象，他们或寂寞，或豁达，或睿智，或传统，都是现实生活中各种老人的典型代表。曾心作品中树立的老人形象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他们不仅反映了选材的真实性和现今社会老人的生活现状，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曾心的内心世界。曾心的艺术世界里赋予老人以丰富的生命内涵，如孤独、博爱、保守、沧桑、悲悯、沉重、无私、安详、欲求等各种生命元素。这些老人形象鲜明、生动，极其典型。他们在平凡的人生中所表现出的勤劳、善良、乐观、智慧、奉献，把平凡的生活点缀得斑斓夺目。

曾心是一个有着深度思想的人，他所创作的老人形象都有其深刻的内涵，也能表达出其鲜明的艺术追求。曾心笔下的老人们身上所具备的品质和德行，不仅反映了不同个体的独特性，也反映出了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速发展的今天，传统和现代的思想有了不断的冲突，如何面对和化解这些冲突是当代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一个难题，而曾心作品中对老人心理活动的刻画，给了其他年龄群体了解老龄人的一个途径。在人们口中，老人往往是保守、陈旧和迂腐的代名词，而人们往往会忽视老人们骨子里所传承下来的上千年的优良传统，他们是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和传递者，其光明的德性是一个民族千百年所积淀的精华，因此，分析曾心笔下的老人形象进而总结出他们所共有的优秀品质，也有助于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和发扬。

曾心的作品善用生活当中的微小故事来解析社会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崇尚文明道德、家伦孝道；唾弃丑恶、欺骗和愚昧，对当代民众具有一定的教育和感染性。曾心小说的最大特点，是怀有一颗高尚的爱心，对现实社会发生的种种保持着密切的关注，凡是符合真善美标准和历史发展规律的事物，必热情地歌之颂之；而对于那些违背人类良知道德和逆时代而行的事物，则予以及时的披露和鞭挞。这是一个作家最重要的睿智和品质，也是一个作家能够创作出对社会和广大读者

有益的优秀作品的根本点。

曾心作品中对老人形象的描述，都透露出浓厚的中华情怀和对家庭伦理的关注。他的作品语言幽默风趣，比喻新奇，人物刻画个性鲜明，切近现实、关注人生，具有独特的语言艺术特点，也善于使用精妙的叙事结构表达出对现实问题的殷切关注。虽然曾心作品中的老人形象形形色色，但这些不同的类型又表现出共有的形象类别，集中表现在孤独老人、有为老人和情趣老人三个形象。曾心先生对于人性的弱点和生活中的阴影深恶痛绝，他的部分描述孤独老人的作品就鞭挞了当今社会父子、父女之间亲情缺失，只剩下冷酷金钱关系的现状。但他不是以直面人生、针贬时弊、愤世嫉俗的态度予以鞭挞，而是以善意的讽劝和同情理解的心态给予宽解，努力使矛盾缓和，人心向善。曾心在给老年病人把脉之时，也为人类社会诊了脉。

一个真正的作家同时也应该是一个思想家，能够洞察人间万物，关注人间疾苦，并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或警示，或推崇，或引导，以使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细品曾心的作品，可以发现它是现实社会生活的一个微缩景观，其作品中每一个老人形象都代表了现实生活中的一类人，只不过借小说人物形象表达出来。曾心善用细腻的细节描写和丰富的心理描写来表达其作品的核心思想。他的每一篇关于老人的文章都诉说了一片真情，告诉人们一个做人的道理，给人们予启发。字里行间时时刻刻都透露着一种爱，一种家庭的爱，亲情的爱，对社会的爱和对自然的爱。曾心作品的大多数故事都贴近现实，语言朴实直白，虽然缺乏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故事情节，但细细品来，却又是选材独特，意味深长，并善于运用巧妙的故事情节设定达到意蕴丰饶的艺术效果。